

锦绣太原城 赏秋正当时

心中的秋意

韩婷

作为80后,对暑尽秋来、季节轮转最典型的认识,莫过于小学语文课本开篇的那一句:“一排排大雁向南飞,一会儿排成个人字,一会儿排成个一字……”然久居钢筋水泥樊笼中,这样的物候实在是难得一见,依稀记得这么些年也就两三回吧,蓝得清澈的天空中,一排大雁列队飞过,这份宁静旷远的意境早已远远超过了言语所能及的范畴。

太原的四季惹人喜爱,春的和煦温柔,夏的炽热爽朗,秋的怡人舒畅,冬的凛冽冷酷,花开花落,春萌秋藏,层次分明,如同这座城市的性格一般。古人云,知者乐水,仁者乐山。想要诗意地栖居,莫过于走进山林或是漫步水滨,真切地去体悟山水清韵。于我而言,秋意渐至时,我更喜欢徜徉于汾河河畔,这是一份信步可至、伸手可触的美好。

太原的秋有无限的景致和诗情。穿城而过的汾河,她没有山泉淙淙潺潺的灵动,没有激流瀑布的湍急不止,静静地流淌着,为这里的人们带来晴空万里下轻柔的碧波,夕阳暮色下粼粼的波光,及至夜色掩映下倒映在水中的霓虹光影。汾河畔丛生的苍黄的芦苇以及叫不上名字的野草,是“索索萧萧芦苇间”的诗境;河面上偶尔有野凫浮游而过,留下一缕波纹,便是“泛泛游凫,弗制弗拘”的画意。如果驱车沿着汾河堤一路向南,寥廓的天空下,时不时就能看到原生态的河道中,蒹葭苍苍,水畔白鹭三五成群,或优雅地伫立在汾河之洲,梳理着洁白的羽毛,或展翅掠过河面,翔集翩翩,或啾啾和鸣,在唱和中奏起如天籁般的乐音。只有亲临水畔,先民眼中无限美好的意境方可穿越千年,鲜活地呈现在千百年后我们的眼前,并投射到心中。

惹人喜爱的,不止是这里的草木葱茏,翔雁游凫,潺湲河水,汾河之畔还有一处让人驻足流连的所在——雁丘,因为这里传唱着一支哀而不伤、让人情动于衷的爱情之歌——“问世间、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许”。在先民的观念中,雁是忠贞之鸟。古礼纳采用雁,用为缔结婚约时馈赠的寄寓美好情意的贺礼,诚如《说文》徐铉注云,“雁,知时鸟,大夫以为贄,昏(婚)礼用之”。也因其忠贞高洁,弋射的猎手也给予它们无限的温柔,“雍雍双雁,游戏田畔,我欲射雁,念子孤散”(魏晋·无名氏《拂舞歌》)。千百年来,有多少雁群曾多少次飞过这片土地,谁也说不清,只留下美丽的诗篇,“八月并州雁,清汾照旅群。一声惊晚笛,数点入秋云”(金·元好问《八月并州雁》)……无尽的词章,吟唱传播千百年,中式的美好

即在于此,“春有百花秋有月,夏有凉风冬有雪”,人生天地间,人们把人类的喜怒哀乐爱怨情愁也寄予天地万物之中,自然含情,此中真意,会然于心。身处现代社会的我们,孜孜复营营,纷扰繁杂,河畔竖起这样一方磐石,于此,金代文豪元好问所见的“大雁殉情处、所立的雁丘究竟在何处,既难于确证,也已不重要,人们对它的歌咏,只缘它触动现代人的情思,寄予着今人对爱情的信念。

久居于此,太原这座城的美并没有因此习焉不察,反而更加明晰起来。因为,她每一方寸的土地,都孕育着无限生命和希望;这里的每一个季节轮回,都可以滋生无尽的情思与遐想;这里是我所生活的乐土,此刻,在这无限美好的秋意中,走出去,信步于汾河之畔,自由自在,无拘无束,仿佛化身成鸿雁,以逸以游,以翱以翔,与美好的秋日融为一体,成为其中的一景。

与一枚落叶相遇

丹菲

作为土生土长的太原人,若说赏秋景,好像是成年后的事了。唯懂得才会欣赏,但成人角度对秋天的认知未免带着常规理性,发自内心的映照之景,似乎越来越少了。而过了知天命之年,方又回到本心,景还是那个景,不夹杂各种情感。

在古代诗人那里,“一叶忽惊秋”,说秋写秋,多悲愁离别飘零之意。曾经的我被这股古人之风牵引,很容易就陷在季节的转换中,受无足轻重的伤。如今,我学会了自洽。比如走着走着,忽然一枚叶子落在脚前,或直接扑在脸颊发丝上,给我带来的无疑是一份惊喜。有时走着走着,不经意间就会瞥到几枚红色的或黄色的落叶,那份鲜艳让人不忍心错过,总会俯身挑选一枚两枚,拿在手里把玩,与手持鲜花无异。

我很满意,走过了一大段岁月,已对落叶没有任何偏见,无论光鲜亮丽、火红金黄,还是焦败脆弱、斑驳有缺,都视其为自然的笔触。落叶让一棵树完整,它体现的是树木生命旅程的一部分。一枚叶子,始于发芽,再经生长、成熟、衰败,直至叶落归根,与人何等相似。但秋叶飘飘悠悠落下来的姿态却格外优美,如飞蝶翩翩舞,仿佛有情意,这一生专为与某个人在街头短暂相遇似的。

学府公园离家不远,因此我将一部分休闲锻炼时光用在那里。到了秋天,银杏叶黄了,它们点缀在公园的几处;更有不知名的灌木,叶子是变红了。于是,在我一天天绕着湖边走时,秋天的景色越来越深。天也蓝得清澈、舒展,云上的变幻就更多了,时不时能看出瑞兽珍禽,其实都是心相而已。我坚定地认为:向往美好,眼睛里就出现了美好。

太原的秋景平易近人,不一定非得爬到西山上去看层林尽染,也不一定非得得到汾河岸边寻找唐诗宋词里的意境。只需走出家门,一片清凉先是安慰被暑热弄倦了的身心,随之便是一枚树上飘下来的落叶,那么小小的轻盈的一枚,便定格了一个美好的季节。

我越来越相信,景色是一种感觉。这种感觉基于心灵,同时也基于一方天地。太原,我生于斯长于斯,生命之根所在之处,从来就让我四季分明,能量饱满。

说起秋,说起落叶,我不由得想到了一位太原老乡,张灯老师。他是一位篆刻家,晚年痴迷上了落叶印,他在落叶上行篆刻之刀,对各式各样的落叶有着通透的理解。我看他的那些落叶印时,一下就想到了“落叶胜于繁花”。落叶在他那里都是上好的风景,他在景上作画。落叶归根,生命奔赴,张老寄心于落叶,这一点上我懂他。我们都爱秋,爱落叶,我们是一路的人。面对落叶,我和他大概有同样的对生命的感悟。

当然,我爱太原之秋。秋天之景除了丰收的田野和树上的累累果实,除了万山红遍,层林尽染,落叶也是一种富有生命传奇的景色。要知道,南方的许多城市,树叶在秋天是不会大批大批地落的,那种风扫树叶落的飒爽是无法见到的。

金秋十月,坐车去南中环以南看完一场画展,我和先生索性就沿着汾河岸往回走,竟意外地发现一片山楂树林。仔细寻找,山楂果实还能从高枝上看到,而醒目的是地面上铺了一层厚厚的橘黄色的落叶,原来山楂树的叶子到了秋天是如此鲜艳、妖娆。我们两个知天命的人开心得不得了,平时不喜被拍照的他也主动要求拍照留了影。在太原,秋景无处不在,而最自然亲和的,便是赏落叶了。

就是这一枚秋天的落叶,它已经涵盖了一棵树全部的风景。一叶窥秋,面对落叶,我看到了秋天最美的风景。

《黄帝内经》提到的四季养生,其中关于秋季的理论是强调秋收的。这个收指的是收敛。落叶之于树木就是一种收敛的姿态,它顺应了天时地理的节奏。或许,全然地、无条件地喜欢上落叶,也是一个人顺应了生命内在的节奏,与年龄有关也无关。人总是在某个时候,突然懂得对人生做减法。

“秋三月,此谓容平。天气以急,地气以明。早卧早起,与鸡俱兴,使志安宁,以缓秋刑。收敛神气,使秋气平,无外其志,使肺气清。此秋气之应,养收之道也。”(《黄帝内经》)

感恩生为人身,感恩有一个故乡叫太原。秋天之于我,丝毫没有凋零、萧瑟、落寞的感觉,它是丰盈、金黄、火红,甚至是微甜而温馨的。

本版10月18日推出“锦绣太原城 赏秋正当时”专版后,又收到了许多来稿。今日,我们择精品刊发。让我们随着作者细腻的笔触,感受家乡的秋日之美吧!

——编者

把秋天唱给你听

孙达佳

前些天,我跑两步赶着去上班。倏忽间,太阳在描着金边的云里歪了一下脑袋,按下快门一般,曝光在我世界的光与影重叠拉伸,美妙定格。风口处,迎面而来的凉风,伴着秋叶特有的甜味,又把我带回了记忆的深处。

太原的秋,总是让我恋恋不舍的。大学毕业,曾有机会留在南京工作。但梦醒了,我像一只归途的鸟,理了理羽毛,落回了太原这个最熟悉的地方。

父母在,不远游。那个秋季,大学毕业的我坐在家中,并没有急于找工作,而是静下来,写写字,读读书。窗外那株长到五层楼高的泡桐树,已寻不到一朵过往的花,它正俯首静静地一颗颗结果,不想被打扰的样子。我依偎在母亲身边,两个人像朋友一样,聊着我大学期间遇到的男生和无疾而终的爱情。秋风起时,窗外的泡桐树又很快把结多了的果实,簌簌丢在风中。

我踩着脚下沙沙作响的秋叶,QQ里不断收到同学们的好消息。那年秋天快结束的时候,我上了班,从事了心仪的文字工作。工作中四处奔波,也让我有机会到处走走。所遇的人和事,有喜有忧,有笑有泪,但每每让我庆幸,所有的遇见都是礼物。没过几年,偶然的机会,我接到了采访任务,专职采访太原市的园林新闻。又一次,我的热爱与工作不谋而合。

在超过十年的园林新闻采访中,我没有为完成工作任务匆匆忙忙,而是经常被一些细枝末节和无关紧要所吸引。曾在一个小村子遇到一株老树,边听着村民守护它的故事,边去触摸它。那是我第一次很认真地触摸一棵树。一瞬间,仿佛有声音敲击了我的心灵,我真切地感受到了生命的力量。

太原公园里的秋,总是把“自我”发挥得淋漓尽致。那刚修剪过的花灌木没几天就凌乱了头发,让园林工人劳作不息。各处的树叶,肆无忌惮地野蛮生长,还没来得及红了脸颊,就落在了地上,催促着人们去欣赏。太原的市花菊花仗着秋天的主场,我花开后百花杀,也是放肆妖娆。大爷大妈们在秋色里,舞动着身体,仿佛青春从未离去。

2023年的秋天不约而至,这一次,有一名两岁的小孩代替我,成为了那个抢着去踩落叶、听沙沙声的人。那位陪着我听周杰伦演唱会的家伙,与我组成了家庭。前不久林志炫演唱会的一曲《单身情歌》,又把我拉回了那个似乎离我很远的少女时代。但仅仅是一个自由的夜晚的时间。听完演唱会回到家,小孩还睁大眼睛,一副妈妈不哄就不睡的捣蛋样子,让老母亲不禁笑着“老泪”纵横。

说来也怪,这个小孩竟比我更爱那大自然里的一花一木。别的男孩子抢着玩玩具车的时候,他把目光都给了路边的花。玫瑰、月季、菊花……教过一次的花木中英文名称,他之后再看到就能一眼准确认出,并能流利地说出名称。

我会陪小孩坐在窗边,听秋雨敲打,看秋叶落下。最终,他给我的满怀拥抱,才是馈赠给我的最柔的风和最美的秋。小孩总是轻唤妈妈,从春到秋,从天明到梦里,还时不时脱口出声说最爱的人是妈妈,小孩就这样“哄骗”着我,我抛弃睡眠时间,一遍遍给他盖被子、哄睡。从十指不沾阳春水,到为了让小孩多吃点肉,捏出丸子这类神奇的食物。从我从来不吃葱,到自己生病发烧依然整夜照顾小孩毫无怨言。我突然明白,为何什么都想给他。

秋天转凉,我望着城市间随处可见的菊花,不再如过去肆意绽放。每片花瓣都是优雅而清冷的,冒着清晨的露珠,这是沉淀后的姿态。我告别园林领域的采访也已多时,每当面对评论领域新的任务和挑战时,我似乎多了几分从容和淡定。但我依旧是我,也会在孩子睡着的深夜,想多看一页书,多看一集剧。在耳畔被无休止的儿童环绕时,戴上耳机,静静地听一曲周杰伦的《夜曲》。

我的白发多了几缕,但过敏体质不敢染发。前几天去超市选购洗发水时,导购员瞧着我的头发直言不讳:“姑娘,你的发际线后移、发顶扁塌,赶紧用用这款最新推出的洗发膏吧!”我逗她:“哦,偏不。”然后笑着离开了。周末时,我带着小孩去了龙潭公园。这会儿正是银杏树最美的时候。他置身金色的秋景里,唧唧呀呀哼唱着《我们的祖国是花园》,两只小手挽成一朵花的样子,努力把秋天唱给我听,我就觉得一切都值得了。

水库秋韵

曹文进

烦,滋长了你的脾气。

秋日的水库是一卷水墨丹青,辽阔中并不寂寥。水库西坝头的溢洪道上端坐的晋水楼古色古香,坝堰下那片红黄交织的水草点缀着单调的水蓝,使水库之秋增彩。秋阳下的坝面通过悬空的铁索浮桥与水中的进水塔相连,两座银色铁架上数根铁索斜拉着,维系着桥面、稳固着桥体,红顶白身的引黄工程进水塔、疏水洞塔矗立在水库西岸不远处,倒映水中,使蔚蓝的水面不再孤寂。两塔之间,静卧一叶扁舟,但不见舟中形单影只的渔夫歌者,不由得又想起“自古逢秋悲寂寥”的诗句。

水天无界,一览无余,你会想到老子“上善若水,水善利万物而不争”,追崇人性至柔反能容天下的胸襟和气度;想到欧阳修“烟霏云敛,其容清明,天高日晶”,在人生失意时学会自我超脱;想到庄子所云“井蛙不可语于海者,拘于虚也”,由患得失步入豁达大度……

记得孩童时,每逢中秋来临的农忙季节,汾河水库便迎来一年中鱼虾打捞的旺季。“满载一船秋色,平铺十里湖光。波神留我看斜阳,泛起鳞鳞波浪。”(张孝祥《西江月·阻风三峰下》)夕阳西下,燃烧的晚霞染红了水面,汾河水库像披上红丝巾的少女,脉脉含羞,妩媚动人。晨昏之间,撒网收网,那大大小小的渔

船满载而归。暮色降临,站在岸边,水面上绿色的星星点点在闪烁,那是捕捞的渔火。此时河虾繁殖成熟,大量的虾群游浮于浅水区,肥的黑背粗腰,瘦的晶莹细长,活蹦乱跳的,渔民不到一个时辰就会网到大量秋虾,与水库鲤鱼、鲫鱼、鲢鱼和水晶鱼等地道的水库特产,一起吸引着远近的食客。调皮的孩子总要挽起裤腿在水边摸鱼逮虾打水仗。周围的不少游客,三三两两,结伴而来,相约汾河水库岸边,喜鱼者垂钓,乐水者拍摄,染墨者写意,所谓静心养性,博取一地一时之乐之趣也。

1958年,汾河水库开始修建,以娄烦镇为中心,娄烦地区20多个村庄2万多人集体搬迁,那上万人热火朝天的劳动场景,现在还记忆犹新,不经意间响起,那份团结,那份激情,仍能红了眼眶。

经年累月,秋日依旧。那时的岸边童子已秋霜染鬓。香甜的汾河水哺育着我们,强劲的秋风磨砺着我们的意志,浩瀚的汾河水陶冶着我们的心智,水库是我们永远的依恋。

“秋生泽国,无边落木,又作萧萧下。”(吴则礼的《水龙吟·秋兴》)秋声萧瑟不伤怀,落叶黄花总关情。汾湖之秋,山水怡祥,草木含情,令人遐思无限。

西山森林公园 王妹摄